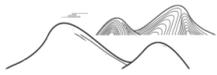


观铜官

□朱斌峰



游大麓，多登高望远，或得意于绿荫葱郁，竹篁幽深，或喜见于峰峦巍然、山岚云生——在那里山川是秀出自然。观此山，则应向深处探，沿矿井钻入地下，看石头开花、时光流转、人烟聚散——在这里大山是人的道场。如若说游大麓是在空间中寻水墨山水之意境，那么游此山则应在时间中观油画风雨之斑斓。

此山名铜官，是一座城的母亲山。在百年前，它虽然也有来自汉唐的井坑，但也是密林一层比一层深、鸟鸣一声比一声脆的深山，只是盛开了一种不同于兰梅的花——铜草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批批异乡人从天津海北聚来，渐渐集结出四万人的阵营，在此扎下根来。他们不是以祠堂和族谱聚地而居和开枝散叶的族群，而像是一个人单独的词语，在同一种语法下连接成文，呈现出与乡土中国不同的意义。当井塔在岭上高高耸立而起，他们掀起山冈、树林、草坡和花丛，钻机般的

眼睛只盯着大山深处的石头。当火车头喷出滚滚浓烟，他们用那笨重而宏阔的声音，惊醒似乎已沉睡千年的大山。他们是拓荒者，在莘路蓝缕中把自己献给了幽深的巷道、壁立的井架、火热的炉台，让大山流出金属的液体来。他们似乎又是索取者，掏空了大山深处绿色的石头，毁灭了山野的植被，留下了巨型大坑“大洼宕”，让溪水浑浊、泥土裸露出来。随着长河般的岁月流逝，大山里的矿藏资源日渐枯竭，矿山关破了，在疯长的野草中荒芜，以铁器般的标本锈去。而今，这座山新颜再焕，矿山废弃地被开始恢复，主题公园正在建设，土地整治，采空区回填，复垦绿化，又呈现出往日万物生长的生机盎然来——仿佛这座山白云苍狗中来了个轮回。

总有记忆在时光中浮现，就如有着缅怀、眷恋、提醒意味的词语。走在铜官山，在环抱的绿色间，在摇曳的翠竹中，还可见到偶尔露出的矿山建筑物。那由石块堆砌的炸药库，曾是囤积雷管、炸药的地儿，已杂草丛生，墙壁斑驳。那些火器曾以雷鸣电闪的方式在巷道深处爆开，让大山微微颤

动。看着空空荡荡的炸药库，谁能想起曾有万人在这里不停地开山、挖矿的场面，能听见响亮的劳动号子响起？因山势而建的老选矿厂，厂房群落沿山坡倾角28度参差，百余台阶级而上，恍如工业的“布达拉宫”。那是百年前建起的，当年人们用三角耙扒矿，用簸箕端矿，用铁皮做成的班车把井下采出的矿石一车车地往选矿漏斗里送，只为矿石粉碎后的浴火涅槃。而今站在悬空的台面上，看着空旷的屋顶、高高的行车、静静的球磨机，一种来自工业的力量让人震撼。而天马山矿业公司门前保留的一段窄轨铁路，它曾从山上向山下延伸，直达长江边，将矿石运到烟囱耸立的冶炼厂化石为铜。从矿井到选矿，再经过铁路抵达高炉，石头就开花了。于是，新中国第一车铜矿、第一炉铜水、第一块铜锭就诞生了，而这里的粗铜产量曾经一度占全国年产量的半壁江山。走在山脚下，可见一个标牌树立在大地上，那是铿锵的声音：新中国铜工业从这里出发——那是向曾经的热火朝天的“大工厂时代”的致敬。

这条铁路后来在城市建设中被改

成了长江二路，而与相伴而生的长江路早早地劈开山野，成了这座城的血脉。之后，一些建筑雨后春笋般沿着那条路兴建而起，职工子弟学校、医院、粮站、工人俱乐部、新华书店，和以劳动、建设、和平、友好等命名的新村分布开来，当然还有理发的、敲白铁的、配钥匙的、修伞补鞋的门店，于是一个市衢就在荒山野岭上长了出来，这才有了灯火万家。大山向下，城市向上，就是这座城的生长之姿。

此时，铜官山草木旺盛，鸟鸣啾啾，绿意似乎要流淌出来。时光仿佛是除锈剂，去除了沧海桑田。可曾经的矿工与大山深处的铜矿石已互为喻体，以坚硬的质地默默对抗着地层的挤压、大气的风化与时间的锈蚀，成为一种闪光的物质。

此时，一间废弃的红砖平房低矮下去，似乎萦绕着矿工生活的回忆。院落里，一棵银杏树仍长满叶子。它从院墙上探出仰望的目光，在热烈的阳光下沉寂地挺立着，安安静静，没有说话也没有歌唱。可一句风语传来：“当一片叶子在一处落下，在另一处可能有一朵花开了。”

秋天的眷恋(外二首)

□杨明军

是谁触碰了我灵魂中的柔软
让我的心墙爬满了秋天的藤蔓
又是谁将赤灼的烈焰
埋藏于落叶的脉络之中
使我感动的泪水夺眶而出

我是你无垠秋野上的一株稻谷
也是你弯腰劳作时的一滴汗珠
无论时光的脚步如何变幻
你深情缠绵的吟唱
总能掀动我心湖的波澜

我所眷恋的秋天
是一条蜿蜒芬芳的河流
我所钟情的秋天
是一座座结满硕果的大山
你隽秀的河流风采依旧
你挺拔的大山成熟伟岸

无论是河流还是大山
都是我所眷恋的秋天
只要你扬起召唤的手势
我就会不顾一切，倾其所有
一心一意伴随在你的左右

秋天的颂辞

湛蓝天空的白云
是热爱秋天的一个理由
为了映衬大地丰收的美景
你全力剔除自身的晦暗与阴霾

展翅飞翔的大雁
是热爱秋天的一个理由
为了探寻故乡起源的秘密
你一出生就注定了南来北往

清新通透的风
是热爱秋天的一个理由
为了印证莫测的阴暗雨雪
你用冷暖记录着年轮的变迁

成熟饱满的爱情
是热爱秋天的一个理由
为了新婚红烛的浪漫佳期
你用瓜果甜果香作为陪嫁

挥汗如雨的青春
也是热爱秋天的一个理由
为了收获更多的精彩
你闪光的信仰轻舞飞扬

秋天的歌谣

无论季节的步履多么匆忙
我都喜欢将秋天写进一首歌里
八桂大地，那是我的家乡
十万大山，桂花树、朱槿花
跃动的音符，执着的心跳
流淌的邕江滋润着我的嗓音
最优美的旋律我都唱给了她

唱给经常想念的亲人、朋友
唱给涂满汗水的闪光镰刀
唱给金灿灿的田野
唱给害羞的向日葵
唱给风情万种的甘蔗和水稻

当然，我也唱给怀旧的自己
唱给记忆深处褪色的老照片
唱给藏于邮箱底部的遥远初恋
另外，我还唱给灵魂中的疼痛
唱给一遇见乡愁就迎风流泪的眼睛

远去的烟匠

□陈邦元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村里成年男子大多抽烟，到生产队上工，或到山里砍柴，身上总别一根竹棍做的烟筒，歇伙时抽上几口解乏，抽的不是买的纸烟，而是自制的黄烟。制作黄烟的手艺人叫烟匠。

烟匠的工具在匠人行列里可能要算多的，主要工具有：一个功能类似油坊木榨的小型烟架子，必须是檀木做成的；一把锋利的长柄烟刀；一个檀木做的推烟刨子；众多檀木做的木条、木楔子。辅助工具有：一个特制的圆型箩筐；一根很粗很长的棕绳；两根20厘米左右粗的木杠子；几块杉木做的木板；一块磨刀石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黄烟制作工艺的繁杂。

我父亲抽烟，且只抽黄烟，自己种植烟叶，每年冬月或腊月都请烟匠师傅来我家制作黄烟。制作黄烟的师傅姓陈，名叫邦志，是隔壁生产队的，和我是同一派行（我老家将辈分叫派行），因此我不叫他陈师傅，而叫他邦志哥。邦志哥手艺很好，周围村子都请他做黄烟，一到冬月和腊月，邦志哥都很忙，请他上门做黄烟必须提前预约。

烟匠师傅进主家门后，第一步，将事先抽掉烟茎的烟叶放进他自带的圆型箩筐反复搅拌，为的是去掉晒干的烟叶上的灰尘和沙粒，然后将搅拌均匀的烟叶放在主人家准备的一个很大的簸箕上。

第二步，烟匠师傅满嘴口水，用力一喷，使口中的水成雾状，喷洒在簸箕里的烟叶上，将干烟叶打潮，若烟叶很干，则需多喷几次，反之亦然，烟匠用嘴喷水时，家里人在旁边帮忙反复翻动烟叶，使烟叶均匀受潮。

第三步，根据烟叶的数量，主家要准备一定数量的菜籽油，烟匠师傅同样将菜籽油含进口中，用力喷洒在烟叶上，家人在旁边帮忙反复翻动烟叶，直到把准备的菜籽油全部喷完，若多放一点菜籽油，制作出来的黄烟成色会更好，烟味会更香。

第四步，烟匠师傅将洒上菜籽油的烟叶在大簸箕上反复用力揉搓，直至将菜籽油全部溶入烟叶里。

第五步，取下一块洗净的门板，放在两条长板凳上，将揉好的烟叶放在门板上，上面盖上烟匠自带的木板压上，用粗棕绳将门板和木板捆在一起，用两根木杠子反复施压，将门板和木板之间的烟叶压实，这个过程一般时间比较长。

第六步，松开棕绳，用那把锋利的长柄烟刀将压实的烟叶，按比例切成几块，再将等比例的成块烟叶放在簸

箕上摆到一起，用力反复揉搓，揉搓过后，重新放在门板上，上面盖上木板，用棕绳捆起来，用两根木杠反复施压，将烟叶压实。

第七步，烟匠师傅将檀木做的烟架子，架在两条长板凳上，松开棕绳，将门板上压实的烟叶，用长柄烟刀切成一定比例的烟叶块，装进烟架子，所有压实的烟叶全部装上烟架后，和榨油一样，将方型大小不一的木条放入烟架子中，塞得满满的，无法塞木条时，再用一根一头尖一头粗的木楔子用锤子慢慢敲打进去，然后慢慢退出，再塞进木条，再将木楔子用锤子敲打进去，如此反复，直到木条子将烟架子上的烟叶夹得很紧很紧，明显看出烟架子上的烟叶都渗出菜籽油为止。

第八步，烟匠师傅取出推烟专用刨子，在磨刀石上将刨刀磨得锋利，将锋利的刨刀装上刨子，反复调适，若刨刀安装太深，推出来的黄烟丝就粗，安装太浅，推出来的黄烟丝就是碎的，只有将刨刀调适到不深不浅，推出来的黄烟丝则又细又长，有看相。

第九步，烟匠师傅和主家面对面坐在架有烟架子的长板凳上，均匀用力，用心推刨子，将烟架子上的烟叶推成黄烟丝。

第十步，烟叶全部变成黄橙橙的烟丝后，将它倒入大簸箕里，烟匠师傅轻轻将黄烟丝抖开，轻轻揉成棉絮状，用大表纸包装成方砖状，一般半斤一包，主家会将包好的黄烟放在通风干燥处保存，防止黄烟受潮霉变。

这是我记忆中制作黄烟的流程，也许不够准确，至于黄烟制作过程中的许多窍门，我是不知道的，只有烟匠师傅在长期制作黄烟的实践中熟能生巧。

也许是老百姓经济条件好了，抽黄烟的人越来越少；也许是政府对烟草市场监管规范化了，我已近30多年未看见烟匠做黄烟，我几个侄儿在农村，他们都抽烟，抽的是纸烟，不知道农村原来还有烟匠这个职业，更不知道黄烟的制作工序，看来农村烟匠这个职业要消失了。烟匠的消失，有点遗憾，那是一门传统技艺，但也觉得正常，历史上很多红火的职业也都渐渐地消失在人们视野中。远的不用说，就拿改革开放以来讲，公交车售票员、电话接线员、胶卷冲印师等等，都曾不是的职业，现在基本不存在了，毕竟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

尽管吸烟有害健康，但笔者希望将制作黄烟这一传统手工艺，在一定区域、一定范围内列入非遗加以保护，给民间文化留下一些印记。



山清水秀

李海波 摄

大舅哥

□王先锋

我的大舅哥姓沈，他的微信名叫平凡。他这个人，就跟他的微信名一样，平凡。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大舅哥下岗了。那会儿，全家人全靠他养活，一下子没了经济来源，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啊？真是船上人不急，岸上人急。大舅哥不急，可我的丈母娘急得团团转。大舅哥信心十足地安慰老母亲和家人：别着急，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有一双手，能挣钱养家糊口。一切都会好的！

大舅哥家旁边有一家修车行，大舅哥跟修车的老师傅熟得很。大舅哥说，我下岗了，想跟您学修自行车，学门手艺，以后好养家糊口。老师傅说，如不嫌弃，明早就来。第二天，大舅哥便跟着老师傅学修车。大舅哥聪明好学，不出三月，便可独当一面了。

大舅哥在一个没有围墙的老旧小区角落里，搭了个棚。右边棚柱上挂着一块木牌，上书：修自行车。左边棚柱上挂着2只废轮胎。识字或不识字的一瞧，就知道此地是修自行车的。起初，每天几乎没生意。小区里不少爷奶奶奶辈的老人替大舅哥着急，纷纷劝他换个市口好的地方。大舅哥说，酒好不怕巷子深呢。老人们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料，时间长了，大舅哥生意越来越好。

沈师傅修自行车，讲信誉，重质量，收费便宜，童叟无欺。在大舅哥那儿修过车的顾客都这么说。有一回，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换一只轮胎，大舅哥收了八块钱。小男孩的父亲嫌贵了，找来了。大舅

哥笑着解释：“你孩子的自行车一只内胎爆了，实在补不起来，只得换胎。换胎加手工费，需八块钱。你到别处问问，如果我收费高了，加倍退还！”后来，小男孩的父亲向大舅哥赔礼道歉，因为大舅哥的收费是周边最低价。

平日里，大舅哥修车，接触的人多，也杂，什么人都有。一次，一个小偷想把一辆偷来的自行车卖给大舅哥。自行车是崭新的，大舅哥心知肚明，便说身上带的钱不够，得回家去取。小偷说，行，我等你。不久，小偷等来了两名便衣警察。小偷威胁大舅哥：“等老子出来，找你算账！”大舅哥笑：“我的修车棚本来就是违章搭建，早就该拆除了。政府关照我这个下岗工人，才多年没拆。找政府要求补偿，没道理呀！”朋友振振有词：“修车棚存在多年，存在就是合理！既然合理，找政府要求补偿就合理！”大舅哥一脸正色：“不是我觉悟有多高，也不是我说大道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感恩，知恩图报！政府已给我安排了修车场地，市口好，我不能再去找政府的麻烦！”朋友觉得大舅哥不可理喻，傻瓜一个！

这么多年来，大舅哥为了生计，为了家庭，为了能过上好日子，在逆境中顽强拼搏，修车多年，靠一双勤劳的双手，不但养活了全家人，而且使家里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大舅哥是自家，我不想对他来个高于生活的形象塑造。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下岗工人，但他讲诚信，干一行爱一行，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拾金不昧，服从大局，在逆境中顽强拼搏的高尚品德和精神风范，值得我永远学习！

